

2 / 1992

- 记徐水“共产主义”
- 先父茅以升与唐山交大
- 在晋察冀的日子里
- 富士山下的魔窟
- 《河北文史资料》选辑总目录

河北文史资料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本期《共和国足迹》栏目中，发表《记徐水“共产主义”》和《井陘“大跃进”忆实》两篇文章，意在吸取历史的教训。“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次严重失误。这一失误并不是某个人的责任，在一定意义上说，反映了当时全党和全民族大多数人的意愿和情绪。破除迷信，打掉自卑感，奋发努力，为民族振兴和社会主义发展有所作为，这种精神是可贵的。但由于脱离实际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为此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当前，贯彻落实邓小平同志南巡的谈话精神，加快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要讲辩证法，实事求是，把改革开放的热情与冷静观察分析处理问题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不再干那种违背客观规律的蠢事。

在《人物春秋》中，《李大钊与杨扶青的交往》、《先父茅以升与唐山交大》两文，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革命先驱与民主实业家、科学家为中国的独立与富强而呕心沥血、奋斗终生的精神与业绩。《回首往事》栏目中的三篇史料，都是作者的亲身经历，读来使人感到真实生动。本期新增设《劳工血泪》栏目，目的是通过幸存劳工的血泪控诉，揭露日军侵华期间掠夺迫害大批劳工的罪恶史实。

《河北文史资料》21——40期目录本期续完。此举旨在为读者提供查阅资料之便利，也是编者的一份心意。

编

者

絮

语



EA56/8

河北文史资料

目录

●共和国足迹

- | | |
|-----------|------------|
| 记徐水“共产主义” | 孙志杰 (1) |
| 井陘“大跃进”忆实 | 栾克新 (27) |
-

●人物春秋

- | | |
|------------|------------|
| 先父茅以升与唐山交大 | 茅于美 (51) |
| 李大钊与杨扶青的交往 | 葛辛垦 (63) |
| 回忆梁启超先生片断 | 李任夫 (67) |
| 忆洗星海 | 郑式如 (72) |
-

●回首往事

- | | |
|--------------|-------------|
| 在晋察冀的日子里 | 胡开明 (75) |
| 滹沱河畔定心盟 | 丁一岚 (100) |
| 美军上尉艾斯·杜伦在冀中 | 魏洪亮 (103) |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主办

总编：李秉新 副总编：徐俊元 石玉新

总第四十一期

1992年第2期

● 史海存真

回忆保定地区三青团
遵化县日伪军覆灭记

连 泽 (110)

赵振奇 赵永成 赵继峰 (125)

汉奸柴恩波 宋九苓 (144)

● 劳工血泪

富士山下的魔窟
一个劳工的控诉
回忆做日本劳工的经过

马汝骏 (156)

王树勋 (166)

毕文恒 (173)

● 资料

《河北文史资料》选辑总目录 (21—40辑) (177)

● 补白 赵州桥之谜两则 (143页)

责任编辑：杨小波 谢凤英 武永召

封面设计：宋丕胜

记徐水“共产主义”

● 孙志杰

1

1958年8月4日，毛泽东主席的专列从北京开出，驰上华北的原野。

刚下过雨，田野里还带着雨后的潮湿；但强烈的阳光依然火烧火燎；麦收已过，村头的禾场上或田野里，可以看到堆集或散落的麦秸。

秋庄稼长得好哇——

毛泽东透过车窗，望着华北平坦的原野，一种朴素的亲切感顿时化作一种巨大的激情。他说过，他在城里呆久了，总是满脑空空，走到下边来，便常常有新的收获。土地、庄稼、黧黑的庄稼人，都是他激情的源泉。

前不久，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将一份报告呈到他面前。报告说：河北省徐水县人民大搞水利建设，去冬以来，用三个月的时间，

修建山区中小型水库17座，葡萄串、满天星式的平原水库173座，实现了水利化。

“葡萄串、满天星”，真是形象而富有诗意的比喻。毛泽东此行的第一站便是徐水。

2

徐水，古称武遂，境内有瀑河、漕河、萍河三河经流雨季，河水暴涨，洪水泛滥；旱季，河水断流，土地龟裂。

兵灾水患，曾经不绝于斯。

而今已非昨日，徐水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以空前的干劲和规模，掀起一个农业生产大跃进的高潮，开展合作化运动、大搞水利建设，重新安排河山，一心奔好日子。

此时徐水人民又迎来了对于徐水的历史具有特殊意义的时刻。

毛主席要来徐水视察的消息，早在一个多星期之前县委就知道了，为了迎接毛泽东来徐水，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把大部分劳力、车辆，集中在铁路两旁和计划让毛主席看的地方；下边按军事编制，连、排、班负责人要明确；路两旁的庄稼不准有杂草，地里有人就得有红旗；县委内部“持不同政见者”被打发到偏远的地方下乡，不准回城。关键是要把一切都安排得象报纸上和报告中写的那样真实，不露任何破绽。

县委书记张国忠，时年33岁，1957年调任徐水县委书记。小伙子聪明好胜，精力充沛，在毛主席来徐水前，已是河北省颇有名气的一位人物。

有必要介绍一组历史镜头，以增加对毛主席来前徐水县的了解：

——西部山地，冰雪覆盖，瀑河水库工地人喊马嘶，红旗飘动，七万名民工在挥汗拼搏，到处是林立的鸣放辩论专栏。用彩纸写的大字标语十分醒目：

“思想不冻地不冻”；

“人定胜天”。

——平原，瀑、漕、萍三河两岸的洼地，一座座土坝水库正破土动工，大雪纷纷，红旗飘飘，上万名民工在寒风中苦战，手拿红、白两色旗子的民兵在工地上转来转去；入夜，水库工地一派灯火，进度慢的单位负责人在受“辩论”。

——一辆辆小轿车组成的车队，碾过徐水的土地，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在参观徐水的杰作……为了更好地大跃进，他们打破了乡与乡之间的界限，把劳动力象军队那样，组成营、连、排，实行劳动大协作，也便于随时调遣……

——农业社的牌子旁边加了一块新牌子：上书：农业大学；

建筑社的牌子旁边加了一块新牌子：建筑大学；

搬运站的牌子旁边加了一块新牌子：搬运工人大学；

商业局的牌子旁加了一块新牌子：商业职工大学；

河北日报、徐水报新闻：徐水县一昼夜办起大学101所……

3

张国忠应召走上专列去见毛主席。

毛主席很高兴地同张国忠握手。临行前，他看过谭震林和陈正人关于徐水工作情况的报告，成绩不小，尤其是这里创造的劳动组织军事化的经验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他没有想到县委书记竟是一位年轻人。

“你今年多大？”毛泽东问。

“33岁。”张国忠答。

毛泽东笑着点点头。

“我们县委一班人大多数是年轻的。”

“多大？”

“小的二十二三岁，大的也不过三十三四岁。”

“好，都是年轻人哟。”

接着，毛泽东又询问了徐水的土地、人口、生产和实行劳动组织军事化的情况。张国忠一一作答。

“到你们县里去看看农业社好吗？”毛主席提议。

张国忠立即欢迎毛主席下车。

这是1958年8月1日下午4时零5分，毛主席走下专列，踏到徐水的土地上。

此时，有数颗足以使全世界震惊的“人造卫星”即将在徐水的土地上腾空而起。人民日报消息：河北省徐水县将要发射亩产小麦12万斤、亩产山药120万斤、亩产皮棉5000斤、一棵白菜500斤的特大高产卫星。

而徐水的事实是：1957年的粮食亩产刚刚138斤，其中夏粮亩产只有可怜的70斤。

4

“这庄稼长得不错嘛！”毛主席乘汽车，沿着瀑河往东缓缓行驶，他被路旁的庄稼吸引着。

“我们计划今年全县夏秋两季要拿到12亿斤粮食，平均亩产达到2000斤。”张国忠与毛泽东同车，一路上，不断把他的宏伟目标报告给毛主席听：计划亩产20000斤的谷子卫星；计划亩产100万斤的山药卫星——山药秧子都是用飞机运来的……

汽车路过一排猪舍，张国忠向毛主席介绍：这里养着计划长到1000斤的“卫星猪”。说是把猪的甲状腺割了，让它吃了睡，睡了吃，就可以多长膘。

路旁的庄稼地里，两座炼钢的小土炉引起了毛主席的兴趣。张国忠说，那是农业社的炼钢厂。

“炼钢我可看看。”毛主席说。

汽车遂停下，一行人来看炼钢。只见几名“炼钢工人”在两座坟堆似的东西旁边忙碌，大风箱拉得“呼达呼达”响，劈柴火在熊熊燃烧……

毛主席：“一炉出多少斤？”

张国忠：“一炉出200斤。”

毛主席：“一炉200斤，10炉就是2000斤。”

5

下午4时半，毛泽东的汽车到达大寺各庄。

路北一座院落，庭院清洁，房舍规整。正房是农业社的会议室，四面墙上，挂满了各种锦旗、奖状、生产规划和上级发的大跃进宣传画：攀着玉米秸上天的小伙子；以花生皮当大船，漂洋过海周游世界的老汉；在农业社的棉花地里摘棉花的嫦娥姑娘……

毛主席走进会议室，首先被墙上的各种锦旗所吸引，他满有兴致地依次看了锦旗、奖状和宣传画，回头问农业社社长李江生：

“你们农业社叫什么名称？”

李江生答：“叫第八瀑河农庄。”

农庄？毛泽东沉吟了一下，“还是叫人民公社好。”

人群里顿时发出一阵“呀呀”的赞叹声。

据当时在场的人们回忆，毛泽东当时还解释了“公社”的名称。其中提到87年前，在法兰西的土地上诞生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公社——巴黎公社。

“今年的麦子收成好吗？”毛主席笑嘻嘻地望着满屋子激动、拘谨的庄稼人问。

李江生：“很好，比哪一年都强。”

毛泽东：“每亩平均多少斤？”

阎玉茹（农业社党支书）：“754斤。”

毛泽东高兴地“啊”了一声：“不少呀！”

毛泽东又问秋季预产情况，问了社里的问县里的。

张国忠：“今年全县亩产计划达到2000斤，全年总产计划拿到12亿斤。”

毛泽东睁大眼睛，惊讶地说：“要收那么多粮食呀！你们全县31万人口，怎么能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呢？你们的粮食多了怎么办呢？”

张国忠：“粮食多了换机器。”

毛泽东：“换机器也用不完，又不是光你们粮食多，你换机器，人家不要你的怎么办？”

李江生：“我们拿山药造酒精。”

毛泽东：“那就得每一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了那么多的酒精啊！”

毛泽东说完，又笑嘻嘻地望着人们。一时，谁也答不上来，粮食多了究竟怎么办好呢？人们只是望着毛泽东笑。县委书记的脑子紧转慢转也只转出一句顶没滋味的話：

“我们只是光在考虑怎么多打粮食。”张国忠说。

毛泽东：“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哩。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饭也行嘛。”

结束了在农业社的谈话，毛泽东在人们的簇拥下，观看了农业社的幼儿园、幸福院、公共食堂；到村子外边，看了“山药山”（把土堆成小山形状，在上面插秧）和每埂插十二行山药秧子的山药地。

张国忠不离毛泽东左右，滔滔不绝地向毛泽东介绍这些新发明、新创造。当他说到这些山药亩产可达100万斤时，毛泽东回头对人们说：

“你们这么多粮食吃不完怎么办？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地，一天干半天活，另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你们看好吧？”

人们齐声说：“好”！

在通往县城的路上，毛泽东与张国忠边走边谈。

毛泽东：“办食堂老年人同意不同意？”

张国忠：“刚开始有思想不通的，说吃了大锅饭。”

毛泽东开玩笑似的说：“你们这不是大锅饭嘛！”

张国忠：“我们现在正在进行共产主义教育，除个人生活用品外，关于房屋、树木、羊群、自留地、大车、牲畜等等，群众都要求转为全社所有和办国营企业。农村没有小商人，城市也没有小商人。社内还有个专管居住房屋建筑、分配的组织。我们讲，不共产几千年是贫困落后，阶级压迫；一共产就大跃进，拆了旧房搞新的，因此大家都说共产好。”

张国忠把他刚刚学来的“共产”理论，讲给毛泽东听，他把共产主义理解为“共产”，理解为把房屋树木合到一起一块过日子。

6

毛泽东来到徐水县委，早已等在这里的人们发出一阵欢呼。从保定抽调来做服务工作的姑娘们纷纷挤上来争着和毛泽东握手。张国忠和县委其他负责人赶紧把毛泽东请到会议室。

服务员端来了西瓜，毛泽东一边吃西瓜一边说：“这里的干劲不小哩，世界上的事情是不办就不办，一办就办得很多。”

随后又对坐在身边的李悦农（保定地委第一书记）说：“这里的妇女劳动力解放得很彻底哩。”

李悦农告诉毛泽东：“这里的妇女都脱离了四台（即锅台、炕台、磨台、碾台）。”

毛泽东说：“是呀，人人都吃食堂，社社都办幼儿园……”

这时毛泽东记起这里还有一项曾经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创造：劳动组织军事化，随即问到这方面的做法。

张国忠说：“这是逼出来的，全县11万劳力，4万人搞水库，打机井，办工业，支援外地，修路，逼出来了个军事化。全县成立了90多个团，200多个营。”

毛泽东说：“这是形势逼人哩。”又回头对省委负责人说：

“他们这又解放妇女劳力，又搞军事化，全县农业社搞了90多个团，200多个营，他们就是这个办法哩。”

第二天，1958年8月5日，毛泽东在安国视察归途，再次与同车的李悦农谈起此事。

毛泽东问：“徐水的军事化，你们推广了没有？”

李悦农：“已通知各县各搞一个试点乡，尚未全面推广。现在省委正派人总结徐水食堂化和军事化方面的经验。”

毛泽东：“徐水这样干是逼出来的，张国忠讲全县11万多劳力，弄4万多人打机井、修水库、办工业，还剩7万多劳力，非常不足，就逼出来军事化，象军队一样，组织起来，会大大提高劳动效率。”

李悦农：“这样组织起来，劳动效率提高多少记不详细，但是有一件事可以证明，在第一场雨时，山区龙门水库坝角发生塌毁，我们从徐水调2000名民工去抢修。晚上11点通知徐水，他们几个钟头就集合起来跑步到达水库。”

毛泽东：“这不成了军队了？有纪律没有？按时吃饭，按时上班，组织起来没有点纪律也不行。你们能不能弄一批枪给徐水，把他们武装起来，徐水劳动力共11万人，其中青年男女可能有5万人，20%的发枪，共需1万支。你们能不能给他们？几十个团，又是战斗队，又是生产队，5万人里1万支枪，5亿人1亿支，6亿人需要1.2亿支，没有这么多枪怎么办？你们会造吗？”

李悦农：“县里不会造。”

毛泽东：“对！不要县里造，一个地委可办一个兵工厂，将来每人1支枪，30发子弹。叫他们平时学打靶，这就是全民武装，全国这样组织起来，就把美帝国主义吓死了。工农商学兵，要有兵，要发枪。”

李悦农：“现在还有个有利条件，很多复员军人回了乡，可以使用起来。”

毛泽东：“对！”

在即将结束谈话之前，张国忠要求毛泽东和大家照相留念。毛泽东欣然答应，随手将吸剩的半截烟放在会议室的桌子上，起身来到室外和人们照相。

7

8月5日上午，毛泽东的专列沿京广线继续南下，到达保定地区的定县。按事先的安排，安国县县长焦家驹奉命来接毛泽东。

在定县火车站站台上，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拦住了焦家驹。

叶子龙：“到安国县什么地方参观？”

焦家驹：“伍仁桥。”

叶子龙：“离县城多远？”

焦家驹：“30里。”

叶子龙：“好走吗？”

焦家驹：“过一条河。”

叶子龙：“有桥吗？”

焦家驹：“没桥，已准备好船。”

叶子龙：“不去，在县城附近，沿公路的地方看看。”

焦家驹琢磨了一会儿，说：“那就看流村吧。”

叶子龙又询问了流村的情况才把焦家驹带上专列。

叶子龙：“主席，这位是安国县县长焦家驹同志。”

毛泽东：“焦，焦赞的焦，是吗？”

毛泽东握住焦家驹的手说。

焦家驹：“是。”

毛泽东：“我到你县参观一下庄稼行吗？”

焦家驹：“我正是来接主席去我县视察工作的。”

毛泽东遂与焦家驹下了专列，又同前来迎接的河北省委、保定地委的负责人握过手，然后，与焦家驹、李悦农同乘一辆汽

车，穿过定县，沿定安公路往东，奔往安国。

汽车行驶在定县境内。李悦农告诉毛泽东，定县韩家洼有个马宝山，带领一帮穷乡亲成立了高级社，生产搞得不错，今年粮食可望获得大丰收。

“他们产那么多粮食，吃不完怎么办？”毛泽东劈头又是这一问。

“我们只是考虑怎样多打粮食。”李悦农也如是回答。

毛泽东问焦家驹：“你县小麦产多少？”

焦家驹：“亩产191斤。”

毛泽东：“明年计划多少？”

焦家驹：“计划种45万亩，亩产2000斤。”

毛泽东：“怎么实现？”

焦家驹：“每亩地施粗肥300大车，普遍深翻一尺半以上。”

毛泽东：“45万亩地，深翻一尺半以上，能翻完吗？夏天时间有多少天？”

焦家驹：“大约30天。我们已经准备了深翻工具，拖拉机一次能翻一尺半、两次能翻三尺。”

毛泽东：“能翻三尺深好。”

焦家驹：“双铧犁用两个牲口，一次也能耕一尺半。”

当时，深翻地运动是“大跃进”的一项内容。据说，有一位研究农作物的专家，在五尺深的地底下找到了小麦扎下的根须，这成为深翻地运动的理论根据。于是，深翻！越深越好，越深越革命，你翻三尺，我翻五尺；你翻五尺，我翻七尺……

毛泽东：“深翻地是增产的重要一环，密植不深翻不行，肥多了不深翻也不行。深翻，根深才能长得壮，深翻还能保持水土。要苦干深翻。”

李悦农：“我们已将拖拉机和双铧犁改成深翻犁。”

毛泽东：“对，有工具就用工具，没工具用人力也要深翻。”

笔者在采访中，听到过安国的深翻地运动曾创造过深翻1.2

丈的纪录。

毛泽东兴致很高，定安公路两旁的庄稼也的确长得好，油绿葱笼，丰收在即。汽车经过定县境内的小镇东亭，毛泽东看到了临街墙上写得很醒目的大字标语：

“乘东风、驾火箭，共产主义定实现”；

“压倒安国，超过安国”。

毛泽东：“他们要和你们比哩，现在是他们压倒你们，还是你们压倒他们呢？”

焦家驹：“我们压倒他们。”

毛泽东：“压倒了吗？”

焦家驹：“没压倒，他们干劲很足。”

毛泽东自言自语地说：“压倒、压倒……”

汽车进入安国境内，毛泽东被安国的庄稼吸引着，一再要求下车看看。汽车在辛安村南的公路上停下来。毛泽东下了汽车，走进庄稼地，朝正在地里干活儿的两个妇女走去。

“你们怎么劳动？”毛泽东大声说。

“包工。”一个妇女直起腰来回答。

“你们的生活怎样？”

“比过去好多了。”

毛泽东询问了庄稼的生长情况，往回走时，一个妇女拉住焦家驹，小声问：“他是谁？”

“毛主席。”焦家驹说。

两个妇女二话没说，扭头就朝村里跑，一边跑一边喊：“毛主席来了……”

大家赶紧催促毛泽东上车。

汽车继续东行。毛泽东情绪愈加兴奋。此时，平坦整齐的田园，丰收在望的好庄稼，甚至连忙碌着的农家妇女，都能激起他蕴积在心底的伟大激情。

“你们愿意修飞机场吗？用这条马路，把树砍掉？”毛泽东

问。

焦家驹说：“我们非常希望修。”

毛泽东：“要占用一部分土地。”

焦家驹：“地不少，我们每人平均二亩多。”

毛泽东：“把马路搞成洋灰的，弄宽点，修个飞机场。国际友人来，从北京半个小时就可以到这里。”

8

中午1时，毛泽东的汽车开到流村村头停下来。

村头聚集了许多人。毛泽东和县委副书记袁硕儒、淤村乡党委书记郭健、流村党支部书记王长锁握过手，在群众的欢呼声中，朝村南走去。

村南是一大片玉米丰产方，田方地正，沟渠整齐，没有一棵杂草。从玉米丰产方往东，是高粱丰产方和山药丰产方。毛泽东走到一块高粱地边上，回头问跟在身边的郭健：

“这样的高粱一亩打多少斤？”

“五六千斤。”郭健回答。

毛泽东：“一棵能结几个穗？”

郭健：“八个穗。”

“这玉米长得好啊！”毛泽东走到玉米地边上大声地赞叹着，随即，又皱起眉头：“就是有许多虫子。你们有什么研究机构吗？”

焦家驹：“我们有农业大学，有技术研究委员会。”

毛泽东：“要好好研究治虫，二三年内消灭掉。”

中午天气很热，人们请毛泽东到地里的一个窝棚内休息。

这是事先搭好的一座窝棚。

毛泽东在窝棚内摇着扇子，听郭健介绍淤村乡农业社合乡并社的情况，随后问郭健：

“你看过《三国》吗？”

郭健：“看过。”

毛泽东：“《三国演义》第一句话是什么？”

郭健想了想，说：“不知道。”

毛泽东：“《三国演义》第一句话是：‘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就象你们社，社二三千户，四五千户，五六千户；一乡一社。”

休息了一会儿，毛泽东钻出窝棚，来到一块山药地里。

毛泽东问：“这甘薯亩产多少？”

郭健说：“计划80万斤。”

毛泽东说：“要看结果，这还是计划，20万斤也不少。甘薯这样多，人吃，牲口吃，以后猪也要改善生活，吃豆子。”

看罢了庄稼，毛泽东乘车去县委，在车上询问焦家驹1956年至1958年的工作情况。

焦家驹说：“安国在党中央和省、地委的领导下，没有出现‘马鞍形’”。

毛泽东说：“好，没有出现‘马鞍形’，风没有刮动你们，好。”

汽车开进安国大街，路经药王庙，毛泽东问：“药王姓什么？”

焦家驹说：“不知道”。

毛泽东说：“一个县长，不知道药王姓什么。”

可怜这个安国的父母官，文革期间，被反绑了双手，脖子上挂着大牌子，在革命群众面前接受批斗，几乎所有的批判发言都有：一个县长，不知道药王姓什么！在鞭子和拳头的威逼下，也有这样的喝问：说，药王姓什么！

药王姓邴，名彤，北宋年间名医。800余年以来，安国人对她顶礼膜拜，小心侍奉。但是1960年大饥饿袭来，安国人被浮肿病折磨得抛尸荒野的时候，他却视而不见。

下午3时30分，毛泽东在安国县委握住了县委书记刘振宗的